

閱
微
艸
堂
筆
記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槐西雜志三

觀弈道人撰

作惡詩好種人後
遇此等人大是苦事
甚於遇鬼

丁卯同年郭彤綸戊辰上公車宿新中驛旅舍燈下獨
坐吟哦聞窗外語曰公是文士西壁有一詩請教出視
無所睹至西壁拂塵尋視有旅邸卧病詩八句詞甚悽
苦而鄙俚不甚成句豈好疥壁人死尙結習未忘耶抑
欲彤綸傳其姓名俾人知某甲旅卒於是冀家人歸其
骨也

奴子宋遇凡三娶第一妻自合卺卽不同榻後竟仳離
第二妻子必孿生惡其提攜之煩乳哺之不足乃求藥

使斷產誤信一王媼言春礪石爲末服之石結聚腸胃
死後遇病革時口喃喃如與人辯稍蘇私語其第三妻
曰吾出初妻時吾父母已受人聘約日迎娶妻尙未知
吾先一夕引與狎妻以爲意轉欣然相就五更尙擁被
共眠鼓吹已至妻恨恨去然媒氏早以未嘗同寢告後
夫吾母兄亦皆云爾及至彼非完璧大遭疑詬竟鬱鬱
卒繼妻本不肯服石吾痛捶使嚙盡歿後懼爲厲又賄
巫斬殃今並恍惚見之吾必不起矣已而果然又奴子
王成性乖僻方與妻嬉笑忽叱使伏受鞭鞭已仍與嬉
笑或方鞭時忽引起與嬉笑旣而曰可補鞭矣仍叱使

伏受鞭大抵一日夜中喜怒反覆者數次妻畏之如虎
喜時不敢不強歡怒時不敢不順受也一日泣訴先太
夫人呼成問故成跪啟曰奴不自知亦不自由但忽覺
其可愛忽覺其可憎耳先太夫人曰此無人理殆佛氏
所謂風冤耶慮其妻或輕生並遣之去後聞成病死其
妻竟著紅衫夫夫爲妻網天之經也然尊究不及君親
究不及父故妻又訓齊有敵體之義焉則其相與宜各
得情理之平宋遇第二妻誤殺也罪止太悍其第一妻
旣已被出而受聘則恩義已絕不當更以夫婦論直誘
汚他人未婚妻耳因而致死其取償也宜矣王成酷暴

然未致婦于死也一日居其室則一日爲所天歿不制服反而從吉是悖理亂常也其受虐固無足憫焉

吳惠叔言太湖有漁戶嫁女者舟至波心風浪陡作舵師失措已歛仄欲沉衆皆相抱哭突新婦破簾出一手把舵一手牽篷索折箴飛行直抵壻家吉時猶未過也洞庭人傳以爲奇或有以越禮譏者惠叔曰此本漁戶女日日船頭持篙櫓不能責以必爲宋伯姬也又聞吾郡有焦氏女不記何縣人已受聘矣有謀爲媵者中以蜚語壻家欲離婚父訟於官而謀者陷穽已深非惟證佐鑿鑿且有自承爲所歡者女見事急竟倩鄰媼導至

婿家升堂拜姑曰女非婦比貞不貞有明證也兒與其
獻醜於官媒仍爲所誣不如獻醜於母前遂闔戶弛服
請姑驗訖立解此較操舟之新婦更越禮矣然危急存
亡之時有不得不如是者講學家動以一死責人非通
論也

公每好說講學家處爲過情之言者必非真道也之意乳
嘉問自有一理義論歟

楊雨亭言勞山深處有人兀坐木石間身已與木石同
色矣然呼吸不絕目炯炯尙能視此嬰兒鍊成而閉不
能出者也不死不生亦何貴於修道反不如鬼之逍遙
矣大抵仙有仙骨質本清虛仙有仙緣訣逢指授不得
真傳而妄意冲舉因而致害者不一此人亦其明鑒也

或曰以刃破其頂當兵解去此亦臆度之詞談何容易乎

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人家惟祭竈神若門神若井神若
厠神若中霤神或祭或不祭矣但不識天下一竈神歟
一城一鄉一竈神歟抑一家一竈神歟如天下一竈神
如火神之類必在祀典今無此祀典也如一城一鄉一
竈神如城隍社公之類必有專祠今未見處處有專祠
也然則一家一竈神耳又不識天下人家如恒河沙數
天下竈神亦當如恒河沙數此恒河沙數之竈神何人
爲之何人命之神不太多耶人家遷徙不常興廢亦不

常竈神之閒曠者何所歸竈神之新增者何自來日日
銓除移改神不又太煩耶此誠不可以理解然而遇竈
神者乃時有之余小時見外祖雪峯張公家一司爨嫗
好以穢物掃入竈夜夢烏衣人呵之且批其頰覺而頰
腫成癰數日巨如杯膿液內潰從口吐出稍一呼吸輒
入喉嘔噦欲死立誓虔禱乃愈是又何說歟或曰人家
立一祀必有一鬼憑之祀在則神在祀廢則神廢不必
一一帝所命也是或然矣

孫叶飛先生夜宿山家聞了鳥

了鳥門上鉄繫也李義山詩作此二字

丁

東聲問爲誰門外小語曰我非鬼非魅鄰女欲有所白

可以聽訟

也先生曰誰呼汝爲魑魅而先辯非鬼非魅也非欲蓋彌彰乎再聽之寂無聲矣

崔崇軒汾陽人以賣絲爲業往來於上谷雲中有年矣一歲折閱十餘金其曹偶有怨言崇軒悲憤以及自剖其腹腸出數寸氣垂絕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胥與其妻至問有冤耶曰吾拙於貿易致虧主人資我實自愧故不欲生與人無預也其速移我返母以命案爲人累主人感之贈數十金爲棺斂費奄奄待盡而已有醫縫其腸納之腹中敷藥結痂竟以漸愈惟遺矢從及傷處出穀道閉矣後貧甚至鬻其妻舊共賣絲者憐之各贈

以絲俾撚線自給漸以小康復娶妻生子至乾隆癸巳
甲午間年七十乃終其鄉人劉炳爲作傳曹受之侍御
錄以示余因撮記其大畧夫販鬻喪資常事也以十餘
金而自戕崇岬可謂輕生矣然其本志則以本無豪髮
私而其迹有似於乾沒心不能白以死自明其平生之
自好可知矣瀕死之頃對衆明告里胥使官府無可疑
切囑其妻使眷屬無可訟用心不尤忠厚歟當死不死
有天道焉事似異而非異也

文安王丈紫府言霸州一宦家娶婦甫却扇新婿失聲
狂奔出衆追問故曰新婦青面赤髮狀如奇鬼吾怖而

走婦故中人姿莫解其故強使復入所見如前父母迫之歸房竟伺隙自縊既未成禮女勢當歸時賀者尚滿室其父引之徧拜諸客曰小女誠陋然何至驚人致死哉幽怪錄載盧生娶宏農令女事亦同於此但壻未死耳此殆夙冤不可以常理論也自講學家言之則必曰是有心疾神虛目眩耳

李主事再瀛漢三制府之孫也在禮部時爲余屬氣宇朗澈余期以遠到乃新婚未幾遽天天年聞其親迎時新婦拜神懷中鏡忽墮地裂爲二已訝不祥旣而鬼聲啾啾徹夜不息益衰氣之所感先兆之矣

有不遠之客三人未敢
之終古錫爵酒以內
怨之府也

選人某在虎坊橋租一宅或日中有狐然不爲患入居
者祭之則安某性嗇不從亦無他異旣而納一妾初至
日獨坐房中聞窗外簾隙有數十人悄語品評其妍媸
忸怩不敢舉首旣而滅燭就寢滿室吃吃作笑聲吃吃
止出飛燕外傳或作啞啞非也又有作啞啞者凡一動
蓋據毛亨詩傳然毛傳啞啞乃笑貌非笑聲也作輒高唱其所爲如是數夕不止訴於正乙真人其法
官汪某曰凡魅害人乃可劾治若止嬉笑於人無損譬
互相戲謔未釀事端卽非王法之所禁豈可以猥褻細
事責及明神某不得已設酒餉拜祝是夕寂然某喟然
曰今乃知應酬之禮不可廢

王符九言鳳皇店民家有兒持其母履戲遺後園花架
下爲其父所拾婦大遭詬詰無以自明擬就縊忽其家
狐祟大作婦女近身之物多被盜擲於他處半月餘乃
止遺履之疑遂不辯而釋若陰爲此婦解結者莫喻其
故或曰其姑性嚴厲有婢私孕懼將投繯婦竊後園鑰
縱之逃有是陰功故神遣狐救之歟或又曰旣爲神佑
何不遣狐先收履不更無迹乎符九曰神正以有迹明
因果也余亦以符九之言爲然

胡太虛撫軍能視鬼云嘗以葺屋巡視諸僕家諸室皆
有鬼出入惟一室闐然問之曰某所居也然此僕蠢蠢

無寸長其婦亦常奴耳後此僕死其婦竟守節終身蓋
烈婦或激於一時節婦非素有定志必不能飲冰茹蘖
數十年其胸中正氣蓄積久矣宜鬼之不敢近也又聞
一視鬼者曰人家恒有鬼往來凡閨房嫖狎必諸鬼聚
觀指點嬉笑但人不見不聞耳鬼或望而引避者非他
年烈婦節婦卽孝婦賢婦也與胡公所言若重規疊矩
矣

朱定遠言一士人夜坐納涼忽聞屋上有譟聲駭而起
視則兩女自簷際格閱墮厲聲問曰先生是讀書人姊
妹共一壻有是禮耶士人噤不敢語女又促問戰慄囁

儒曰僕是人僅知人禮鬼有鬼禮狐有狐禮非僕之所
知也二女唾曰此人摸稜不了事當別問能了事人耳
仍糾結而去蘇味道摸稜誠自全之善計也然以推諉
偵事獲譴者亦在在有之蓋世故太深自謀太巧恒併
其不必避者而亦避遂於其必當爲者而亦不爲往往
坐失事機留爲禍本決裂有不可收拾者此士人見誚
於狐其小焉者耳

濟南朱青雷言其鄉民家一少年與鄰女相悅時相窺
也久而微露盜香迹女父疑焉夜伏牆上左右顧視兩
家陰伺其往來乃見女室中有一少年少年室中有一

女衣飾形貌皆無異始知男女皆爲狐媚也此真黎邱之伎矣青雷曰以我所見好事者當爲媒合亦一佳話然聞兩家父母皆恚甚各延巫驅狐時方束裝北上不知究竟如何也

有視鬼者曰人家繼子凡異姓者雖女之子妻之姪祭時皆所生來享所後者弗來也凡同族者雖五服以外祭時皆所後來享所生者雖亦來而配食於側弗敢先也惟于某抱養張某子祭時乃所後來享久而知其數世前本于氏婦懷孕嫁張生是子之祖也此何義歟余曰此義易明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不以遠而阻也琥珀

拾芥不引針磁石引針不拾芥不以近而合也一本
氣相屬二木者氣不屬耳觀此使人睦族之心油然而
生追遠之心亦油然而生一身岐爲四肢四肢各岐爲
五指是別爲二十岐矣然二十岐之痛癢吾皆能覺一
身故也莫昵近於妻妾妻妾之痛癢苟不自言吾終不
覺則兩身而已矣

宋子剛言一老儒訓蒙鄉塾塾側有積柴狐所居也鄉
人莫敢犯而學徒頑劣乃時穢污之一日老儒往會葬
約明日返諸兒因羃几爲臺塗朱墨演劇老儒突返各
撻之流血恨恨復去衆以爲諸兒大者十一二小者七

八歲耳皆怪師太嚴次日老儒返云昨實未歸乃知狐
報怨也有欲訟諸土神者有議除積柴者有欲往詬詈
者中一人曰諸兒實無禮捷不爲過但太壽耳吾聞勝
妖當以德以力相角終無勝理冤冤相報吾慮禍不止
此也衆乃已此人可謂平心亦可謂遠慮矣

雍正乙卯佃戶張天錫家生一鷺一身而兩首或以爲
妖沈文豐功曰非妖也人有孿生卵亦有雙黃雙黃者
雖必相首吾數見之矣與從姪虞惇偁話及此虞惇曰
凡鷺一雄一雌者生十卵卽得十雛兩雄一雌者十卵
必覈一二父氣稜也一雄兩雌者十卵亦必覈一二父

氣弱也雞鶩則不妨物各一性爾余因思鷩鷩皆不能
自伏卵人以雞代伏之天地生物之初羽族皆先以氣
化後以卵生不待言矣凡物皆先氣化而後形交前人
先有雞先有卵之爭未之思也
第不知最初卵生之時上古之民淳淳悶悶誰知以雞
代伏也雞不代伏又何以傳種至今也此真百思不得
其故矣

劉友韓侍御言向寓山東一友家聞其鄰女爲狐媚女
父迹知其穴百計捕得一小狐與約曰能舍我女則舍
爾子狐諾之舍其子而狐仍至晉其負約則謝曰人之
相誑者多矣而責我輩乎女父恨甚使女陽勸之飲而

陰置砒焉狐中毒變形踉蹌去越一夕家中瓦礫交飛
窻扉震撼羣狐合謀來索命女父厲聲道始末聞似一
老狐語曰悲哉彼徒見人皆相誑從而效尤不知天道
好還善誑者終遇誑也主人詞直犯之不祥汝曹隨我
歸矣語訖寂然此狐所見過其子遠矣

季廉夫言泰興舊宅後有樓五楹人迹罕至廉夫取其
僻靜恒獨宿其中一夕甫啟戶見板閣上有黑物似人
非人髮髻長垂如蓑衣撲滅其燈長吼衝人去又在揚
州宿舅氏家朦朧中見紅衣女子推門入心知鬼物強
起叱之女子跪地若有所陳俄仍冉冉出門去次日問

主人果有女縊此室時爲祟也蓋幽房曲室多鬼魅所藏黑物始精怪之未成者潛伏已久是夕猝不及避耳縊鬼長跪或求解脫沉淪乎廉夫壯年氣盛故均不能近而去也俚巫言凡縊死者著紅衣則其鬼出入房闥中鬻神不禁蓋女子不以紅衣斂紅爲陽色猶似生魂故也此語不知何本然婦女信之甚深故街幘死者多紅衣就縊以求爲祟此鬼紅衣當亦由此云

先兄晴湖言滄州呂氏姑家

余兩胞姑皆適呂氏此不却爲二姑家五姑家也

門外有巨樹形家言其不利衆議伐之尙未決夜夢老人語曰鄰居二三百年忍相戕乎醒而悟爲樹之精曰

不速伐且爲妖矣議乃定此樹如不自言事尙未可知也天下有先期防禍彌縫周章反以觸發禍機者蓋往往如是矣開李太僕敬堂某科磨勘試卷忽有舉人來投刺敬堂拒未見然私訝曰卷其有疵乎次日檢之已勘過無竅覆加詳核竟得其謬累停科此舉人加不干謁已漏網矣

奴子王敬王連升之子也余舊有質庫在崔莊從官久折閱都盡羣從鳩貲復設之召敬司夜焉一夕自經於樓上雖其母其弟莫測何故也客作胡興文居於樓側其妻病劇敬魂忽附之語數其母弟之失曰我自以博負死奈何多索主人棺斂費使我負心此來明非我志也或問爾怨索負者乎曰不怨也使彼負我我能無索

乎又問然則怨誘博者乎曰亦不怨也手木我手我不博彼能握我手博乎我安意候代而已初附語時人以爲病者贅亂耳旣而序述生平寒溫故舊語音宛然敬也皆嘆曰此鬼不昧本心必不終淪於鬼趣

李玉典言有舊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巖洞聊投憩息則前輩某公在焉懼不敢進然某公招邀甚切度無他害姑前拜謁寒溫勞苦如平生畧問家事共相悲慨因問公佳城在某所何獨遊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無過失然讀書第隨人作計爲官第循分供職亦無所樹立不意葬數年後墓前忽見一巨碑螭額篆

文是我官階姓字碑文所述則我皆不知其中畧有影響者又都過寶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遊人過讀時有譏評鬼物聚觀更多姍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於此惟歲時祭掃到彼一視子孫耳士人曲相寬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榮親蔡中郎不免愧詞韓吏部亦嘗諛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懷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卽可誑自問已慚况公論具存誑亦何益榮親當在顯揚何必以虛詞招謗乎不謂後起勝流所見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歸余謂此玉典寓言也其婦翁田白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論則不可

不存

交河老儒劉君琢居於聞家廟而設帳於崔莊一日夜
深飲醉忽自歸家時積雨之後道途間兩河皆暴漲亦
竟忘之行至河干忽又欲浴而稍憚波浪之深忽旁有
一人曰此間原有可浴處請導君往至則有盤石如漁
磯因共洗濯君琢酒少解忽嘆曰此去家不十餘里水
阻迂折當多行四五里矣其人曰此間亦有可涉處再
請導君復攝衣徑渡將至家其人忽忽作別去叩門入
室家人駭路阻何以歸君琢自憶亦不知所以也揣摩
其人似高川賀某或留不住

村名其取義則未詳

趙某後遣子往

謝兩家皆言無此事尋河中盤石亦無踪跡始知遇鬼
鬼多嬾醉人此鬼獨扶導醉人或君琢一生循謹有古
君子風醉涉層波勢必危殆神陰相而遣之歟

奴子董柱言景河鎮某甲其兄歿寡嫂在母家以農忙
與妻共詣之邀歸助饁餽至中途憇破寺中某甲使婦
守寺門而入與嫂調謔嫂怒叱竟肆強暴嫂扞拒呼救
去人竄遠無應者婦自入沮解亦不聽會有饁婦踣於
途碎其瓶罍客作五六人皆歸就食適經過聞聲趨視
具陳狀衆共憤怒縱其嫂先行以二人更番持某甲裸
其婦而迭淫焉瀕行叱曰爾淫嫂有我輩證爾當死我

輩淫爾婦爾嫂決不爲證也任爾控官我輩午餐去矣
某甲反叩額於地祈衆秘其事此所謂假公濟私者也
與前所記楊生事同一非理而亦同一快人意後鄉人
皆知然無肯發其事者一則客作皆流民一日耘畢得
值卽散無從知爲誰何一則惡某甲故也皆曰盍婦之
蹈不先不後豈非若或使之哉

縊鬼溺鬼皆求代見說部者不一而自剄自斃以及焚
死壓死者則古來不聞求代事是何理歟熱河羅漢峯
形酷似跌坐老僧人多登眺近時有一人墮崖死俄而
市人時有無故發狂奔上其頂自倒擲而隕者皆曰鬼

求代也延僧禮懺無驗官守以邏卒乃止夫自戕之鬼
候代爲其輕生也失足而死非其自輕生爲鬼所迷而
自投尤非其自輕生必使輾轉相代是又何理歟余謂
是或冤譴或山鬼爲祟求祭享耳未可概目以求代也
余鄉產棗北以車運供京師南隨漕舶以販鬻於諸省
土人多以爲恒業棗未熟時最畏霧霧溫之則瘠而皴
存皮與核矣每霧初起或於上風積柴草焚之烟濃而
霧散或排鳥銃迎擊其散更速蓋陽氣盛則陰霾消也
凡妖物皆畏火器史丈松濤言山陝間每山中黃雲暴
起則有風雹害稼以巨礮迎擊有墮蝦蟆如車輪大者

余督學福建時山魃或夜行屋瓦上格格有聲遇轅門
鳴礮則踉蹌奔迸頃刻寂然鬼亦畏火器余在烏魯木
濟曾以銃擊鴈鬼不能復聚成形語詳潔陽
浦夏錄蓋妖鬼亦
皆陰類也

董秋原言東昌一書生夜行郊外忽見甲第甚宏壯私
念此某氏墓安有是宅殆狐魅所化歟稔聞聊齋志異
青鳳水仙諸事冀有所遇踟躕不行俄有車馬從西來
服飾甚華一中年婦揭幃指生曰此郎即大佳可延入
生視車後一幼女妙麗如神仙大喜過望旣入門卽有
二婢出邀生旣審爲狐不問氏族隨之入亦不見主人

出但供張甚盛飲饌豐美而已生候合巹心搖搖如懸旌至夕簫鼓喧闐一老翁率簾揖曰新婿入贅已到門先生文士定習婚儀敢屈爲儗相三黨有光生大失望然原未議婚無可復語又飲其酒食難以遽辭草草爲成禮不別而歸家人以失生一晝夜方四出覓訪生憤憤道所遇聞者莫不捫掌曰非狐戲君乃君自戲也余因言有李二混者貧不自存赴京師謀食途遇一少婦騎驢李趁與語微相調謔少婦不答亦不嗔次日又相遇少婦擲一帕與之鞭驢徑去回顧曰吾今日宿固安也李啟其帕乃銀簪珥數事適資斧竭持詣質庫正質

庫昨夜所失大受拷掠竟自誣爲盜是乃真爲狐戲矣
秋原曰不調少婦何緣致此仍謂之自戲可也

莆田李生裕翀言有陳至剛者其婦死遺二子一女歲
餘至剛又死田數畝屋數間俱爲兄嫂收去聲言以養
其子女而實虐遇之俄而屋後夜夜聞鬼哭鄰人久不
平心知爲至剛魂也登屋呼曰何不崇爾兄哭何益魂
却退數丈外嗚咽應曰至親者兄弟情不忍崇父之下
兄爲尊矣禮亦不敢崇吾乞哀而已兄聞之感動誓其
嫂曰爾使我不得爲人也亦登屋呼曰非我也嫂也魂
又嗚咽曰嫂者兄之妻兄不可崇嫂豈可崇耶嫂愧不

敢出自是善視其子女鬼亦不復哭矣使遭兄弟之變者盡如此鬼寧有闔牆之鬻乎

衛媼從姪虞惇之乳母也其夫嗜酒恒在醉鄉一夕從戶自出莫知所往或言鄰圃井畔有履視之果所著窺之尸亦在衆謂牆不甚短醉人豈能踰且投井何必脫履咸大惑不解詢守圃者則是日賣菜未歸惟婦攜幼子宿言夜聞牆外有二人邀客聲繼又聞牽拽固留聲又訇然一聲如人自牆躍下者則聲在牆內矣又聞延坐屋內聲則聲在井畔矣俄聞促客解屨上牀聲又訇然一聲遂寂無音響此地故多鬼不以爲意不虞此人

之入井也其溺鬼求代者乎遂堙是井後亦無他

族叔榮庵言嘗見旋風中有一女子張袖而行迅如飛鳥轉瞬已在數里外又嘗於大槐樹下見一獸跳擲非犬非羊毛作褐色卽之已隱均不知何物余曰叔平生專意研經不甚留心於子史此二物古書皆載之女子乃飛天夜叉博異傳載唐薛淙于衢州佛寺見老僧言居延海上見天神追捕者是也褐色獸乃樹精史記秦本紀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注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木有牛從木中出復見於豐水之中列異傳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

勝或墮地誓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驢
庾信枯樹賦曰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柳宗元祭纛文曰
豐有大特化爲巨梓秦人憑神乃建旄頭卽用此事也
王德用言有縣吏夜息松林聞有泣聲吏故有膽尋往
視之則男女二人並坐石几上喁喁絮語似夫婦相別
者疑爲淫奔詰問其由男子起應曰爾勿近我鬼也此
女吾愛婢不幸早逝雖葬他所而魂常依此今被配入
轉輪從此一別茫茫萬古故相悲耳問生爲夫婦各有
配偶豈死後又顛倒移換耶曰惟節婦守貞者其夫在
泉下暫留待死後同生人世再續前緣以補其一生之

焚苦餘則前因後果各以罪福受生或及待或不及待不能齊矣爾宜自去吾二人一刻千金不能與爾談冥事也張口噓氣木葉亂飛吏悚然反走後再過其地知爲某氏墓也德圃爲凝齋先生姪先生作秋燈叢話漏載此事豈德圃偶未言及抑先生偶失記耶

先外祖母曹太恭人嘗告先太夫人曰滄州一宦家婦不見荅於夫鬱鬱將成心疾性情乖刺琴瑟愈不調會有高行尼至詣問因果尼曰吾非冥吏不能稽配偶之籍也亦非佛菩薩不能照見三生也然因緣之理則吾知之矣夫因緣無無故而合者也大抵以恩合者必相

欲以怨結者必相忤又有非恩非怨亦恩亦怨者必負
欠使相取相償也如是而已爾之夫婦其以怨結者乎
天所定也非人也雖然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故釋迦
立法許人懺悔但消爾勝心戢爾傲氣逆來順受以情
感而不以理爭修爾內職事翁姑以孝處娣姒以和待
妾媵以恩盡其在我而不問其在人庶幾可以挽回乎
徒問往因無益也婦用其言果和睦如初先太夫人嘗
以告諸婦曰此尼所說真閨閣中解冤神咒也信心行
持無不有驗如或不驗尙是行持未至耳

蔡太守必昌云判冥論者疑之然朱竹君之先德

唐人稱人

故父曰先德見北夢瑣言蔡君先告以亡期蔡君之母亦自預知其亡期皆曰辰不爽是又何說歟宋石君撫軍言其他事甚悉石君非妄語人也顧郎中德懋亦云判冥後自言以洩漏陰府事謫爲社公無可驗也余嘗聞其論冥律已載灤陽消夏錄中其論鬼之存亡亦頗有理大意謂人之餘氣爲鬼氣久則漸消其不消者有三忠孝節義正氣不消猛將勁卒剛氣不消鴻材碩學靈氣不消不遽消者亦三冤魂恨魄茹痛黃泉其怨結則氣亦聚也大富大貴取多川宏其精壯則氣亦盛也兒女纏綿埋憂憤恨其情專則氣亦凝也至於凶殘猝悍戾氣亦不

遽消然墮泥犁者十之九又不在此數中矣言之鑿鑿
或亦果有所徵耶

雍正戊申夏崔莊有大旋風自北而南勢如潮涌余家

樓堞半揭去

北方鄉居者率有明樓以防盜上爲城堞

從伯燦宸公家有花

二盞水一甕併捲置屋上位置如故毫不欹側而堦前

一風爐銅銚炭火方熾乃安然不動莫明其故次日詢

迤北諸村皆云未見過村數里卽漸高入雲其風黃色

嗅之有腥氣或地近東瀛不過百里海神來往水怪飛

騰偶然狡獪歟

從姪虞惇甲辰閏三月官滿城教諭時其同官戴君邀

遊抱陽山戴攜彭劉二生從山前往虞惇偕弟汝僑子
樹璟及金劉二生由山後觀牛角洞仙人室諸勝方升
山麓遙見一人岩上立意戴君遣來迎也相距尙里許
急往赴之愈近其人漸小至則白石一片倚岩植立高
尺五六寸廣四五寸耳絕不類人形而望之如人奇矣
凡物遠視必小歐羅巴人所謂視差也此石遠視大而
近視小抑又奇矣迨下山里許再回視之仍如初見狀
衆謂此石有靈擬上山攜取歸彭生及樹璟先往竟不
得汝僑又與二劉生同往道路依然物物如舊石竟不
可復睹矣蓋邃谷深崖神靈所宅偶然示現往往有之

是山所謂仙人室者在峭壁之上人不能登土人每遙見洞口人來往其必煉精羽化之徒矣

申丈蒼嶺言劉智廟有兩生應科試夜行失道見破屋權投棲止院落半圯亦無門憲擬就其西廂坐聞樹後語曰同是士類不敢相拒西廂是幼女居乞勿入東廂是老夫訓徒地可就坐也心知非見卽狐然疲極不能再進姑向樹拱揖相對且坐忽憶當向之間路再起致詞則不應矣閭中摸索覺有物觸手捫之乃身畔各有半爪謝之亦不應質明將行又聞樹後語曰東去二里卽大路矣一語奉贈周易互體究不可廢也不解所云

叩之又不應出就試策果問互體場中皆用程朱說惟
二生依其語對並列前茅焉

乾隆甲子余在河間應科試有同學以帕繫首云墮驢
傷額也旣而有同行者知之曰是於中途遇少婦靚粧
獨立官柳下忽按轡問途少婦曰南北驛路車馬往來
豈有迷途之患爾直欺我孤立耳忽有飛瓦擊之流血
被面少婦徑入秫田去不知是人是狐是鬼也但未見
舉手而瓦忽橫擊疑其非人鬼又不應白日出疑其狐
矣高梅村曰此不必深問無論是人鬼是狐總之當
擊耳又丁卯秋聞有京官子暮過橫街東爲娼女誘入

室突其夫半夜歸脅使盡解衣履裸無寸縷負置門外
叢冢間京官子無計乃號呼稱遇鬼有人告其家迎歸
姚安公時官戶部聞之笑曰今乃知鬼能作賊此均足
爲佻薄者戒也

烏魯木齊千總柴有倫言昔征霍集占時率卒搜山於
珠爾土斯深谷中遇瑪哈沁射中其一負矢奔去餘七
八人亦四竄奪得其馬及行帳樹上縛一回婦左臂左
股已齧食見骨噉噉作蟲鳥鳴見有倫屢引其頸又作
叩顙狀有倫知其求速死剗及貫其心瞳目長號而絕
後有倫復經其地水暴漲不敢涉姑憩息以待減退有

旋風來往馬前條行條止若相引者有倫悟爲回婦之
鬼乘騎從之竟得淺處以渡

季廉夫言泰興有賈生者食餽於庠而僻好符籙禁咒
事尋師訪友煉五雷法竟成後病篤恍惚見鬼來攝舉
手作訣鬼不能近旣而家人聞屋上金鐵聲奇鬼猙獰
洶涌而入咸悚惶避出遙聞若相格鬪者徹夜乃止比
曉視之已伏於床下死手掎地成一深坎莫知何故也
夫死生數也數已盡矣猶以小術與天爭何其不知命
乎

廉夫又言鍾太守光豫官江寧時有幕友二人表兄弟

也一司號籍一司批發恒在一室同榻寢一夕一人先
睡一人猶秉燭忽見案旁一紅衣女子坐駭極呼其一
醒拭目驚視則非女子乃奇形鬼也直前相搏二人並
昏仆次日衆怪門不啟破扉入視其先見者已死後見
者氣息僅屬灌漑得活乃具述夜來狀鬼無故擾人事
或有之至現形索命則未有無故而來者幕府賓佐非
官而操官之權筆墨之間動關生死爲善易爲惡亦易
是必冤讎相尋乃有斯變第不知所緣何事耳

烏魯木齊軍吏茹大業言古浪回民有踞佛殿飲博者
寺僧孤弱弗能拒也一夜飲方酣一人舒拇指呼曰一

突有大拳如五斗栲栳自門探入五指齊張厲聲呼曰
六舉掌一拍燭滅几碎十餘人並驚仆至曉乃漸蘇自
自是不敢復至矣佛於衆生無計較心其護法善神之
示現乎

蘇州朱生煥舉壬午順天鄉試第二人余分校所取也
一日集余閱徽州堂酒間各說異聞生言曩乘舟見一
舵工額上恒粘一膏藥縱約寸許橫倍之云有瘡須避
風行數日一篙工私語客曰是大奇事云有瘡者僞也
彼嘗爲會首賽水神例應捧香而前一夕犯不潔方跪
致祝有風颭爐灰撲其面骨慄神悚幾不成禮退而辨

拭則額上現一墨畫秘戲圖神態生動宛肖其夫婦洗
濯不去轉更分明故以膏藥掩之也衆不深信然既有
此言出入往來不能不注視其額舵工覺之曰小兒又
饒舌耶長喟而已然則其事殆不虛惜未便揭視之耳
又余乳母李媪言曩登泰山見娼女與所歡皆往進香
遇於逆旅伺隙偶一接屑竟膠粘不解擘之則痛徹心
髓衆爲懺悔乃開或曰廟祝賄娼女作此狀以聳人信
心也是亦未可知矣

獻縣刑房吏王瑾初作吏時受賄欲出一殺人罪方濡
筆起草紙忽飛著承塵上旋舞不下自是不敢枉法取

錢恒舉以戒其曹偶不自諱也後一生溫飽以老壽終

又一吏恒得賄舞文亦一生無禍然歿後三女皆爲娼

其次女事發當杖伍伯夙戒其徒曰此某師傅女

土俗呼吏

日師

傳宜從輕女受杖訖語搗母曰微我父曾爲吏我今

日其殆矣嗟乎烏知其父不爲吏今日原不受杖哉

交河有姊妹二妓皆爲狐所媚羸病欲死其家延道士

劾治狐不受捕道士怒趣設壇牒雷部狐化形爲書生

見道士曰鍊師勿苦相讐也夫採補殺人誠干天律然

亦思此二女者何人哉飾其冶容蠱惑年少無論其破

人之家不知凡幾廢人之業不知凡幾間人之夫婦不

知凡幾罪皆當死卽彼攝人之精吾攝其精彼致人之疾吾致其疾彼戕人之命吾戕其命皆所謂請君入甕天道宜然鍊師何必曲庇之且鍊師之効治謂人命至重耳夫人之爲人以有人心也此輩機械萬端寒煖百變所謂人面獸心者也旣已獸心卽以獸論以獸殺獸事理之常深山曠野相食者不啻恒河可一一上賓雷部耶道士乃舍去論者謂道士不能制狐造此言也然其言則深切著明矣

程魚門言朱某昵淮上一妓金盡被斥出一日有西商過訪妓僕興奢麗揮金如土妓兢兢恐其去盡謝他客

曲意效媚日贈金帛珠翠不可縷數居兩月餘云暫出
赴揚州遂不返訪問亦無知者貨貨既饒擬去北里爲
良家檢點篋笥所贈已一物不存朱某所贈亦不存惟
留二百餘金恰足兩月餘酒食一家迷離惆恍如夢
乍回或曰聞朱某有狐友殆代爲報復云

魚門又言遊士某在廣陵納一妾頗嫺文墨意甚相得
時於閨中倡和一日夜飲歸僮婢已睡室內閣無燈火
入視闐然惟案上一札曰妾本狐女僻處山林以夙負
應償從君半載今業緣已盡不敢淹留本擬暫住待君
以展永別之意恐兩相悽戀彌難爲懷是以茹痛竟行

不敢再面臨風回首百結柔腸或以此一念三生石上
再種後緣亦未可知耳諸惟自愛勿以一女子之故至
損清神則妾雖去而心稍慰矣某得書悲感以示朋舊
咸相慨嘆以典籍嘗有此事弗致疑也後月餘妾與所
歡北上舟行被盜鳴官待捕稽留淮上者數月其事乃
露蓋其母重鬻於人僞以狐女自脫也周書昌曰是真
狐女何僞之云吾恐誌異諸書所載始遇仙姬久而舍
去者其中或不無此類也乎

余在翰林日侍讀索公爾遜同齋戒於待詔廳

聽舊有
何義門

書衡山舊著一區又聯句一
對今聯句尚有區則久亡矣

索公言前征霍集占時奉

參贊大臣檄調中途逢大雪車仗不能至僅一行帳隨
姑支以憊苦無枕覓得二三死人首主僕枕之夜中並
蠕蠕掀動叱之乃止余謂此非有鬼亦非因叱而止也
當斷首時生氣未盡爲嚴寒所束鬱伏於中得人氣溫
蒸束解而氣得外發故能自動已動則氣散故不再動
矣凡物生性未盡者以火炙之皆動是其理也索公曰
從古戰場不聞逢鬼吾心惡之謂吾命衰也今日乃釋
此疑

崔莊多棗動輒成林俗謂之棗行戶郎余小時聞有婦
女數人出挑菜過樹下有小兒坐樹杪摘紅熟者擲地

下衆競拾取小兒急呼曰吾自喜周二姐嬌媚摘此與
食爾輩黑鬼何得奪也衆怒詈二姐惡其輕薄亦怒詈
拾塊擊之小兒躍過別枝如飛鳥穿林去忽悟村中無
此兒必妖魅也姚安公曰賴周二姐一詈一擊否則必
爲所媚矣凡妖魅媚人皆自招致蘇東坡范增論曰物
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有選人在橫街夜飲步月而歸其寓在珠市口因從香
廠取捷徑一小奴持燭籠行中路路而滅望一大家燈未
息往乞火有婦應門遽入茗飲心知爲青樓姑以遣興
然婦羞澁低眉意色慘沮欲出又牽袂固留試調之亦

宛轉相就適攜數金卽以贈之婦謝不受但祈曰如念
今宵愛有長隨某住某處渠久聞居妻亡子女幼不免
飢寒君肯攜之赴任則九泉感德矣選人戲問卿可相
隨否泣然曰妾實非人卽某妻也爲某不能贍子女故
冒耻相求耳選人悚然而出回視乃一新冢也後感其
意竟攜此人及子女去求一長隨至鬼亦薦枕長隨之
多財可知財自何來其蠹官而病民可知矣

牛犢馬駒或生鱗角蛟龍之所合非真麟也婦女露寢
爲所合者亦有之惟外舅馬氏家一佃戶年近大每獨
行遇雨雷電晦冥有龍探爪按其笠以爲當受天誅悸

而陪覺龍碎裂其袴以爲褌衣而後施刑也不意龍捩
轉其背據地淫之稍轉側縮避輒怒吼磨牙其頂懼爲
吞噬伏不敢動移一二刻始霹靂一聲去呻吟腔上腥
涎滿身幸其子持簍來迎乃負以返初尚諱匿旣而創
甚求醫藥始道其實耘苗之候媿婦衆矣乃狎一男子
牧豎亦衆矣乃狎一衰翁此亦不可以理解者

王方湖言蒙陰劉生嘗宿其中表家偶言家有怪物出
沒不恒亦不知其潛何所但閭中遇之輒觸人倒覺其
身堅如鐵石劉故喜獵恒以鳥銃隨曰若然當攜此自
防也書齋凡三楹就其東室寢方對燈獨坐見西室一

物向門立五官四體一一似人而目去眉約二寸口去鼻僅分許部位乃無一似人劉生舉銃擬之卽却避俄手掩一扉出半面外窺作欲出不出狀纔一舉銃則又藏似懼出而人襲其後者劉生亦懼怪襲其後不敢先出也如是數回忽露全面向劉生搖首吐舌急發銃一擊則鉛丸中扉上怪已衝烟去矣蓋誘人發銃使一發不中不及再發卽乘機遁也兩敵相持先動者敗此之謂乎使恐而不發遲至天曉此怪旣不能透壁穿窗勢必由戶出則必中銃不出則必現形矣然自此知其畏銃後伏銃窻樞伺出擊之瑣然仆地如簷瓦墮裂聲視

之乃破甕一片兒童就近沿無泐處戲畫作人面筆墨拙澁隨意塗抹其狀一如劉生所見云

有富室子病危絕而復蘇謂家人曰吾魂至冥司矣吾嘗捐金活二命又嘗強奪某女也今活命者在冥司具保狀而女之父亦訴牒喧辯尙未決吾且歸也越二日又絕而復蘇曰吾不濟矣冥吏謂奪女大惡活命大善可相抵冥王謂活人之命而復奪其女許抵可也今所奪者此人之女而所活者彼人之命彼人活命之德報此人奪女之仇以何解之乎既善業本重未可全銷莫若冥司不刑賞註來生恩自報恩怨自報怨可也語訖

而絕案歐羅巴書不取釋氏輪迴之說而取其天堂地獄亦謂善惡不相抵然謂善惡不抵是絕惡人爲善之路也大抵善惡可抵而恩怨不可抵所謂冤家債主須得本人是也尋常善惡可抵大善大惡不可抵曹操贖蔡文姬不得不謂之義舉豈足抵篡弑之罪乎

曹操雖未篡然

以周文王自比其志則篡也特畏公議耳

至未來生中人未必相遇事未必

相值故因緣湊合或在數世以後耳

宋村廩

從弟東白莊名土人省語呼廩裏

倉中舊有狐余家未析箸時

姚安公從王德庵先生讀書是莊僕隸夜入倉院多被瓦擊而不見其形惟先生得納涼其中不遭擾戲然時

見男女往來且木榻藤杌俱無纖塵若時拂拭者一日
閣中見人循牆走似是一翁呼問之曰吾聞狐不近正
人吾其不正乎翁拱手對曰凡與妖作祟之狐則不敢
近正人若讀書知禮之狐則樂近正人先生君子也故
雖少婦稚女亦不相避信先生無邪心也先生何反自
疑耶先生曰雖然幽明異路終不宜相接請勿見形可
乎翁磬折曰諾自是不復睹矣

沈瑞彰寓高廟讀書夏夜就文昌閣廊下睡人靜後聞
閣上語曰吾曹亦無用錢處爾積多金何也一人答曰
欲以此金鑄銅佛送西山潭柘寺供養冀仰託福佑早

得解形一人作啐聲曰咄咄大錯布施須已財佛豈不
問汝來處受汝盜來金耶再聽之寂矣善哉野狐檀越
雲集之時儼聞此語應如霹靂聲也

瑞彰又言嘗偕數友遊西山至林巒深處風日暄妍泉
石清曠雜樹新綠野花半開眺賞間聞木杪誦書聲仰
視無人因揖而遙呼曰在此則吟定爲仙侶叨同儒業
可請下一談乎誦聲忽止俄琅琅又在隔溪有欲覓路
追尋者瑞彰曰世外之人趁此良辰尚耽研典籍我輩
身列黌宮乃在此攜酒榼看遊女其鄙而不顧宜矣何
必多此跋涉乎衆乃止

滄州有一游方尼卽前爲某夫人解說因緣者也不許
婦女至其寺而肯至人家雖小家以粗糲爲供亦欣然
往不勸婦女布施惟勸之存善心作善事外祖雪峯張
公家一范姓僕婦施布一疋尼合掌謝訖置几上片刻
仍舉付此婦曰檀越功德佛已鑒照矣旣蒙見施布卽
我布今已九月頃見尊姑猶單衫謹以奉贈爲尊姑製
一絮衣可乎僕婦蹉跎無一詞惟面頰汗下姚安公曰
此尼乃深得佛心惜閨閣多傳其軼事竟無人能舉其
名

先太夫人乳母廖媼言四月二十八日滄州社會也婦

女進香者如雲有少年於日暮時見城外一牛車向東去載二女皆妙麗不類村粧疑爲大家內眷又不應無一婢媼且不應坐露車正疑思間一女遺紅帕於地其中似裹數百錢女及徇者皆不顧少年素朴愿恐或追覓爲累亦未敢拾歸以告母譙訶其癡越半載鄰村少年爲二狐所媚病瘵死有知其始末者曰正以拾帕索帕兩相調謔媾合也母聞之憬然悟曰吾乃知癡是不癡不癡是癡

有納其奴女爲媵者奴弗願然無如何也其人故隸旗籍亦自有主媵後生一女年十四五主聞其姝麗亦納

爲勝心弗願亦無如何也喟然曰不生此女無此事其妻曰不納某女自不生此女矣乃爽然自失又親串中有一女日構其嫂使受譙責不聊生及出嫁亦爲小姑所構日受譙責如其嫂歸而對嫂揮涕曰今乃知婦難爲也天道好還豈不信哉又一少年喜窺婦女窻罅簾隙百計潛伺一日醉寢或戲以膏藥糊其目醒覺腫痛不可忍急揭去眉及睫毛並拔盡且所糊卽所蓄媚藥性至酷烈目受其薰灼竟以漸盲又一友好傾軋往來播弄能使膠漆成冰炭一夜酒渴飲冷茶中先墮一蝎陡螫其舌潰爲瘡雖不致命然舌短而拗戾語言不復

復捷矣此亦若或使之非偶然也

先師陳文勤公言有一同鄉不欲著其名平生亦無大過惡惟事事欲利歸于己害歸於人是其本志耳一歲北上公車與數友投逆旅雨暴作屋盡漏初覺漏時惟北壁數尺無漬痕此人忽稱感寒就是榻蒙被取汗衆知其詐病而無詞以移之也雨彌甚衆坐屋內如露宿而此人獨酣卧俄北壁頽圯衆未睡皆急奔出此人正壓其下額破血流一足一臂並折傷竟昇而歸此足爲有機心者戒矣因憶奴子于祿性至狡從余往烏魯木

一日早發陰雲四合度天欲雨乃盡置其衣裝於車

箱以余衣裝覆其上。行十餘里，天竟放晴，而車陷于渚。水從下入，反盡濡焉。其事亦與此類。信巧者造物之所忌也。

沈淑，孫興縣人。御史芝光先生孫女也。父兄早卒，鞠於祖母。祖母楊文叔先生妹也。諱芬，字瑤季，工詩文，畫花卉尤工。故淑孫亦習詞翰，善渲染，幼許余姪汝備，未嫁而卒。病革時，先太夫人往視之。沈夫人泣呼曰：「招孫其也。」爾祖姑來矣，可一相認也。時已沉迷，猶張目視，淚承曉舉手攀太夫人，釧解而與之親，爲貫於臂，微笑而瞑。始悟其意，欲以紀氏物斂也。初病時，自知不起，畫一卷。

緘封甚固恒置枕函邊問之不答至是亦悟其留與太夫人發之乃雨蘭一幅上題曰獨坐寫幽蘭圖成只自看憐渠空谷裏風雨不勝寒蓋其家庭之間有難言者阻滯嫁期亦是故也太夫人悲之欲買地以葬姚安公謂於禮不可乃止後其柩附漕舶歸太夫人尙恍惚夢其泣拜云

王西侯言曾與客作都四夜行淮鎮西倦而少憩聞一鬼遙呼曰村中賽神大有酒食可共往飲啖衆鬼曰神無那可近爾勿造次呼者曰是家兄弟相爭叔姪互軋其氣充塞門庭敗徵已具神不享矣爾輩速往毋

使他人先也西侯素有膽且立觀其所往鬼漸近樹上
繫馬皆驚嘶惟見黑氣濛濛轉繞從他道去不知其詣
誰氏也夫福以德基非可祈也禍以惡積非可禳也苟
能爲善雖不祭神亦助之敗理亂常而竇祀以冀神佑
神受賕乎

梁豁堂言有廖太學悼其寵姬幽鬱不適姑消夏於別
墅窻俯清溪時開對月一夕聞隔溪榜掠冤楚聲望似
縛一女子伏地受杖正懷疑疑眺女子呼曰君乃在此
忍不相救耶諦視正其寵姬駭痛欲絕而崖陡水深無
路可過問爾葬某山何緣在此姬泣曰生前恃寵造業

頗深歿被謫配於此猶人世之軍流也社公酷毒動輒鞭箠非大放焰口不能解脫也語訖爲衆鬼牽曳去廖愛戀旣深不違所請乃延僧施食冀拔沉淪月餘後聲又如前趨視則諸鬼益衆姬裸身反接更摧辱可憐見廖哀號曰前者法事未備而牒神求釋被駁不行社公以所靈無驗毒虐更增必七晝夜水陸道場始能解此厄也廖猛省社公不在誰此監刑社公如在鬼豈敢斥言其惡且社公有廟何爲來此毋乃點鬼幻形始求經懺耶姬見廖凝思又呼曰我實是某君毋過疑廖曰此灼然僞矣因詰曰汝身有紅痣能舉其生於何處則信

汝矣鬼不能答斯須間稍稍散去自是遂絕此可悟世
情狡獪雖鬼亦然又可悟情有所牽物必抵隙廖自云
有寵婢歿葬此山下必其知我眷念教衆鬼爲之又可
悟外患突來必有內間矣

豁室又言一粵東舉子赴京過白溝河在逆旅午餐見
有驟車載婦女住對屋中飯畢先行偶步入見壁上新
題一詞曰垂楊裊裊映回汀作態爲誰青可憐弱絮隨
風來去似我飄零濛濛亂點羅衣袂相送過長亭丁字
橋汝沾泥也好莫化浮萍按此詞名秋波舉子曰此妓
即眼兒媚也語也有厭倦風塵之意矣日日逐之同行至京猶遣小

奴記其下車處後宛轉物色竟納爲小星兩不相期偶
然湊合以一小詞爲紅葉此真所謂前緣矣

舅祖陳公德音家有婢惡貓竊食見則撻之貓聞其款
笑卽竄避一日舅祖母郭太安人使守屋閉戶暫寢醒
則盤中失數梨旁無他人貓犬又無食梨理無以自明
竟大受捶楚至晚忽得於竈中大以爲怪驗之一一有
貓爪齒痕乃悟猫故銜去使亦以竊食受撻也蜂螫有
毒信哉婢憤悲欲再撻猫郭太安人曰斷無縱汝殺猫
理猫旣不殺恐冤冤相報不知出何變怪矣此婢自此
不撻猫猫見此婢亦不復竄避

桐城耿守愚言一士子遊嵩山搜剔古碑不覺日晚時
方盛夏因藉草眠松下半夜露零寒侵衣袖縈而醒僂
卧看月遙見數人從小徑來敷席山岡酌酒環坐知其
非人懼不敢起姑側聽所言一人曰二公謫限將滿當
入轉輪不久重睹白日矣受生何所已得消息否上坐
二人曰尙不知也旣而皆起曰社公來矣俄一老人扶
杖至對二人拱手曰頃得冥牒來告喜音二公前世良
朋來生嘉耦指右一人曰公官人指左一人曰公夫人
也右者顧笑左者默不語社公曰公何悒悒閨羅玉寧
誤註哉此公性剛直剛則凌物直則不委曲體人情平

生多所樹立亦多所損傷故沉淪幾二百年乃得解脫
然究君子之過故仍得爲達官公本長者不肯與人爲
禍福然事事養癰不治亦貽患無窮故墮鬼趣二百年
謫墮女身以平生深而不險柔而不佞故不失富貴又
以此公多忤而公始終與相得故生是因緣神理分明
公何悒悒哉衆譁笑曰渠非悒悒直初作新婦未免嬌
羞耳有酒有餽請社公相禮先爲合盞可乎酬酢喧雜
不復可辨晨雞俄唱各匆匆散去不知爲前代何許人
也

李應絃言甲與乙鄰居世好幼同嬉戲長同硯席相契

如兄弟兩家男女時往來雖隔牆猶一宅也或爲甲婦造謗謂私其表弟甲偵無迹然疑不釋密以情告乙祈代偵之乙故謹密畏事謝不能甲私念未偵而謝不能是知其事而不肯偵也遂不再問亦不明言然由是不答其婦婦無以自明竟鬱鬱死死而附魂于乙曰莫親於夫婦夫婦之事乃密祈汝偵此其信汝何如也使汝力白我冤甲疑必釋或陽許偵而徐告以無據甲疑亦必釋汝乃慮脫偵得實不告則負甲告則汝將任怨也遂置身事外翹然自全致我質恨於泉壤是殺人而不操兵也今日訴汝於冥王汝其往質竟顛癎數日死甲

亦曰所以需朋友爲其緩急相資也此事可欺我豈能欺人人疎者或可欺豈能欺汝我以心腹託汝無則當言無直詞責我勿以浮言間夫婦有則宜密告我使善爲計勿以穢聲累子孫乃視若路人以推諉啟疑竇何貴有此朋友哉遂亦與絕死竟不弔焉乙豈真欲殺人哉世故太深則趨避太巧耳然畏小怨致大怨畏一人之怨致兩人之怨卒殺人而以身償其巧安在乎故曰非極聰明人不能作極懵懂事

竇東臯前輩言前任浙江學政時署中一小兒恒往來供給使以爲役夫之子弟不爲怪也後遺移一物對曰

不能異而詢之始自言爲前學使之僅歿而魂留於是也蓋有形無質故能傳語而不能舉物於事理爲近然則古書所載鬼所能爲與生人無異者又何說歟

特納格爾爲唐金滿縣地尙有殘碑吉木薩有唐北庭都護府故城則李衛公所築也週四十里皆以土壘壘成每壘厚一尺濶一尺五六寸長二尺七八寸舊瓦亦廣尺餘長一尺五六寸城中一寺已圯盡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猶高七八尺鐵鐘一高出人頭四圍皆有銘鏤澁模糊一字不可辨識惟刮視字梭相其波磔似是八分書耳城中皆黑煤掘一二尺乃見土額魯特云此

城昔以火攻陷四面礮臺卽攻城時所築其爲何代何人則不能言之蓋在準噶爾前矣城東南山岡上一小城與大城若相犄角額魯特云以此一城阻礙攻之不克乃以礮攻也庚寅冬烏魯木齊提督標增設後營余與永餘齋名慶時爲迪化城督糧道後官至湖北布政使奉檄籌畫駐兵地萬山叢雜議數日未定余謂餘齋曰李衛公相度地形定勝我輩其所建城必要監蓋因之乎餘齋以爲然議乃定卽今古城營也本名破城大學士溫公爲改此名其城望之似孤懸然山中千蹊萬徑其出也必過此城乃知古人真不可及矣褚筠心學士修西域圖志時就訪古迹偶忘語此

可惜

今附識之

喀什噶爾山洞中石壁剗平處有人馬像回人相傳云是漢時畫也頗知護惜故歲久尚可辨漢畫如武梁祠堂之類僅見刻本真跡則莫古於斯矣後戍卒燃火禦寒爲烟氣所薰遂模糊都盡惜初出師時無畫手橐筆摹留一紙也

次子汝傳婦趙氏性至柔婉事翁姑尤盡孝馬夫人稱其工容言德皆全備非偏愛之詞也不幸早卒年僅三十有三余至今悼之後汝傳官湖北時買一妾體態容貌與婦竟無毫髮差一見駭絕署中及見其婦者亦莫

不駭絕計其生時婦尙未歿何其相肖至此歟又同歸
一夫尤可異也然此妾入門數月又復天逝造物又何
必作此幻影使一見再見乎

桐城姚別峯工吟詠書仿趙吳興神骨逼肖嘗摹吳興
體作偽迹薰閣其紙賞鑒家弗能辨也與先外祖雪峯
張公善往來恒王其家動淹旬月後聞其觀潮沒於水
外祖甚悼惜之余小時多見其筆迹惜年幼不知留意
竟忘其名矣舅祖紫衡張公先祖母與先母爲姑姪凡
祖有服之親從其近也嘗延之作書居宅西小園中
則皆稱舅祖統於尊也一夕月明見窻上有女子影出視則無四望園內似有

翠袞紅袖隱隱樹石花竹間東就之則在西南就之則在北環走半夜迄不能一睹倦而憇息聞窗外語曰君爲書金剛經一部則妾當相見拜謝不過七千餘字君肯見許耶別峯故好事急問卿爲誰寂不應矣適有宣紙素冊次日盡謝他筆墨一意寫經寫成炷香供几上覬其來取夜中已失之至夕徘徊悵望果見女子冉冉花外來叩顙至地別峯方舉手引之挺然起立雙目上視血淋漓胸臆間乃自剉鬼也噉然驚仆館僮聞聲持燭至已無睹矣頓足恨爲鬼所賣雪峯公曰鬼云拜謝已拜謝矣鬼不賣君君自生妄念於鬼何尤

身親閱歷乃能
為是言

于南溟明經曰人生苦樂皆無盡境人心憂喜亦無定
程曾經極樂之境稍不適則覺苦曾經極苦之境稍得
寬則覺樂矣嘗設帳康寧屯館室湫隘幾不可舉頭門
無簾牀無帳院落無樹久旱炎鬱如坐炊甌解衣午憩
蠅擾擾不得交睫煩躁殆不可耐自謂此猛火地獄也
久之倦極睡去夢乘舟大海中颶風陡作天日晦冥檣
斷帆摧心膽碎裂頃刻覆沒忽似有人提出擲於岸上
卽有人持繩束縛閉置地窖中闇不睹物呼吸亦咽塞
不通恐怖窘急不可言狀俄聞耳畔喚聲霍然開目則
仍卧三脚木榻上覺四體舒適心神開朗如居蓬萊方

凡事須退步想

丈間也是夕月明與弟子散步河干坐柳下數陳此義
微聞艸際嘆息曰斯言中理我輩沉淪水次終勝於地
獄中人

外舅周籙馬公家有老僕曰門世榮自言嘗渡吳橋鉤
盤河日已暮矣積雨暴漲沮洳縱橫不知何處可涉見
二人騎馬先行迂回取道皆得淺處似熟悉地形者因
逐之行將至河干一人忽勒馬立待世榮至小語曰君
欲渡河當左繞半里許對岸有枯樹處可行吾導此人
來此將有所爲君勿與俱敗疑爲劫盜悚然返轡從所
指路別行而時時回顧見此人策馬先行後一人隨至

中流突然滅頂人馬俱沒前一人亦化旋風去乃知爲報冤鬼也

道光壬辰余典試四川鄂爾克子制府以一片託子抄致鄭蘭吳理尚先

粵東蕉葉長一三其果長如葉味甜而濁

田丈耕野官涼州鎮時攜回萬年松一片性溫而活血煎之色如琥珀婦女血枯血閉諸證服之多驗親串家遞相乞取久而遂盡後余至西域乃見其樹直古松之皮非別一種也土人煮以代茶亦微有香氣其最大者根在千仞深澗底枝榦亭茗直出山脊尙高二三十丈皮厚者二尺有餘奴子吳玉保嘗取其一片爲牀余謂閩廣芭蕉葉可容一二人卧再得一片作席亦一奇觀又嘗見一人家卽樹孔施門窗以梯上下入之儼然一

粵東榕樹陰可蓋
十餘畝其葉大如數
間屋土人亦為屋有
作三層樓者與屋
上下間家居之

墨余與呼延化州同登視名華國長安人已未化州曰
此家以巢居兼穴處矣蓋天山以北如烏孫突厥古多
行國不需梁柱之材故斧斤不至意其真盤古時物萬
年之名殆不虛矣

田白岩曰名妓月賓嘗來往漁洋山人家如東坡之於
琴操也蘇斗南因言少時見山東一妓自云月賓之孫
女尚有漁洋所贈扇索觀之上畫一臨水艸亭傍倚二
柳題庚寅三月道冲寫不知為誰左側有行書一詩曰
烟縷濛濛蘸水青。纖腰相對鬪娉婷。樽前試問香山老
柳宿新添第幾星。不署名字一小印已模糊斗南以為

高年耆宿偶賦閒情故諱不自著也余謂詩格風流是
新城宗派然漁洋以辛卯夏卒庚寅是其前一歲是時
不當有老友香山老定指何人如云自指又不當云試
問且詞意輕巧亦不類老筆或是維摩丈室偶留天女
散花他少年代爲題扇以此調之妓家借託盛名而不
解文義遂誤認顏標耳

王觀光言壬午鄉試與數友共租一小宅讀書觀光所
居室中半夜燈光忽黯碧剪剔復明見一人首出地中
對燈噓氣拍案叱之急縮入停刻許復出叱之又縮如
是七八度幾四鼓矣不勝其擾又素以膽自負不欲呼

同舍靜坐以觀其變乃惟張目怒視竟不出地覺其無
能爲息燈竟睡亦不知其何時去然自此不復睹矣吳
惠叔曰殆冤鬼欲有所訴惜未一問也余謂果爲冤鬼
當哀泣不當怒視粉房琉璃街迤東皆多年叢冢民居
漸拓每夷而造屋此必其骨在屋內生人陽氣薰爍鬼
不能安故現變怪驅之去初拍案叱是不畏也故不敢
出然見之卽叱是猶有貼之見存故亦不肯竟去至息
燈自睡則全置此事於度外鬼知其終不可動遂亦不
虛相恐怖矣東坡書孟德事一篇卽是此義小時聞巨
盜李金梁曰凡夜至人家聞聲而嗽者怯也可攻也聞

守如雲女出如脫
危如此可論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聖三

聲而啟戶以待者怯而示勇也亦可攻也寂然無聲莫測動靜此必剋敵攻之十恒七八敗當量力進退矣亦此義也

列子謂蕉鹿之夢非黃帝孔子不能知諒哉斯言余在西域從辦事大臣巴公履視軍臺巴公先歸余以未了事暫留與前副將梁君同宿二鼓有急遞臺兵皆差出余從睡中呼梁起令其馳送約至中途遇臺兵則使接遞梁去十餘里相遇卽還仍復酣寢次日告余曰昨夢公遣我賁

廷寄恐誤時刻鞭馬狂奔今日髀肉尙作楚真大奇事

以真爲夢僕隸皆粲然余烏魯木齊襟詩曰一笑揮鞭
馬似飛夢中馳去夢中歸人生事事無痕過東坡詩事如春夢了
無蕉鹿何須問是非卽紀此事也又有以夢爲真者族
兄次辰言靜海一人就寢後其婦在別屋夜績此人忽
夢婦爲數人劫去噩而醒不自知其夢也遽携挺出門
追之奔十餘里果見曠野數人携一婦欲肆强暴婦號
呼震耳怒焰熾騰奮力死鬪數人皆被創逸去近前慰
問乃近村別一人婦爲盜所劫者也素亦相識姑送還
其家惻惻自返婦績未竟一燈尙熒然也此則鬼神或
使之又不以夢論矣

交河黃俊生言折傷骨者以開通元寶錢此錢唐初所書其旁微有個月形乃進蛾樣時文德皇后誤拾一痕因而未改也其字當廻環讀之俗讀爲開元通寶以爲元宗之錢燒而醋淬研爲末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而誤之甚矣爲圈周束折處曾以一折足雞試之果接續如故及烹此雞驗其骨銅束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銅末不過入腸胃何以能透膜自到筋骨間也惟倉卒間此錢不易得後見張鷟朝野僉載曰定州人崔務墮馬折足醫令取銅末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銅末束之然則此本古方但云銅末非定用開通元寶錢也

招聚博塞古謂之蕢家見李肇國史補是自唐已然矣
至藏蓄粉黛以分夜合之資則明以前無是事家有家
奴官有官妓故也教坊旣廢此風乃熾遂爲豪猾之利
源而駭癡之陷筭律雖明禁終不能斷其根株然利旁
倚刀貪還自賊余嘗見操此業者花嬌柳韓近在家庭
遂不能使其子孫皆醉眠之阮籍兩兒皆染淫毒延及
一門癘疾纏綿因絕嗣續若教氏之鬼竟至餒而
臨清李名儒言其鄉屠者買一牛牛知爲屠也縋不肯
前鞭之則橫逸氣力殆竭始強曳以行牛過一錢肆忽
向門屈兩膝跪淚涔涔下錢肆閱之問知價八千如數

乞贖屠者恨其瘳堅不肯賣加以子錢亦不許曰此牛
可惡必剗刃而甘心雖萬貫不易也牛聞是言蹶然自
起隨之去屠者煮其肉於釜然後就寢五更自起開釜
妻子怪不回疑而趨視則已自投釜中腰以上與牛俱
糜矣夫凡屬含生無不畏死不以其畏而閔惻反以其
畏而恚憤牛之怨毒加尋常數等矣厲氣所憑報不旋
踵宜哉先叔儀南公嘗見屠者許學牽一牛牛見先叔
跪不起先叔贖之以與佃戶張存存豢之數年其駕耒
服轅力作較他牛爲倍然則恩怨之間物猶如此矣可
不深長思哉

甲與乙望衡而居皆宦裔也其婦皆以姣麗稱二人相契如弟兄二婦亦相契如姊妹乙俄卒甲婦亦卒乃百計圖謀娶乙婦士論譏焉納幣之日廳事有聲登登然如撾疊鼓却扇之夕風撲花燭滅者再人知爲乙之靈也一日甲婦忌辰懸畫像以祀像旁忽增一人影立婦倚側左手自後凭其肩右手戲摩其頰畫像亦側眸流盼紅暈微生諦視其形宛然如乙似淡墨所渲染而絕無筆痕似隱隱隔紙映出而眉目衣紋又纖微畢露心知鬼祟急裂而焚之然已衆目共睹萬口喧傳矣異哉豈幽冥惡其薄行判使取償於地下示此變幻爲負死

友者戒予